

从《太平广记》选录《搜神记》篇目管窥《太平广记》选篇原则

张鸿琳 (2019012137, zhang-hl19@mails.tsinghua.edu.cn)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太平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 以一个更加具体的视角对《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进行推断, 是对以往研究结论的印证和补充。研究发现《太平广记》会针对不同版本详尽程度, 故事发生时间, 内容中是否存在反叛暴乱暗示以及故事性、惊奇性、核心人物是否缺失这几个方面对篇目进行筛选。

关键词: 《太平广记》; 《搜神记》; 选篇原则

《太平广记》是宋初(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十余人奉宋太宗赵匡义之命编写的一部大型小说总集, 将自汉朝到宋初各种的稗史、杂编小说收录其中, 共有 500 卷, 下分 92 个大类, 类下再分子目, 共计有 150 多个子目^①, 引用书目多达 400 多部,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为: “古来轶闻琐事, 僻籍遗文咸在焉, 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 盖小说家之渊海也。”^②可见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深远影响,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搜神记》为东晋史学家干宝著录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 原 30 卷本已佚, 经后人缀辑增益而成现在 20 卷版本^③。虽然一些篇目已经失传, 但是留存篇目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且是《太平广记》中重要的篇目来源之一。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界对《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成书背景、成书时间、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版本变迁等问题以及对具体类别篇目的文本分析上, 然而对其选篇原则的研究很少。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一篇研究《广记》选篇原则的文献为熊明的《〈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④, 文章中对《太平广记》篇目进行了大致梳理, 得到了对其选篇原则的基本推断: 首先, 《广记》中许多篇目往往是拼合两书甚至三书之文而成, 且同一标目下汇集的多个故事又往往彼此有联系, 可见其选篇注重故事的完整性; 其次, 《广记》选篇时注重故事的惊奇性, 可以从其收录自经部与史部的正史类故事看出, 如《孔子》一文中孔子的惊人预言得到验证, 《蔡邕》一文描写蔡邕依靠琴声对弹琴者内心的惊人判断,

① 李季平, 王洪军: 《〈太平广记〉社会史料初探》, 《齐鲁学刊》1996 年第 5 期。

② 赵维国: 《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3 期。

③ 张薇薇: 《〈搜神记〉的主要版本流传及研究概览》,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

④ 熊明: 《〈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7 期。

都是专门挑选的真实历史人物的惊奇故事；此外，《广记》选录的原文的题目若不包含人物，则弃用原题目替换为人名，而原文没有题目的篇目被收录后也往往以人名作为题目，体现出其选篇时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

虽然熊明已经对《广记》的选篇原则提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但是该结论仍然较为笼统，需要进一步具体研究的开展，而建立在对全书的篇目分析上会导致对选篇原则研究的难度很大，缺乏重心，故而本文希望将目光聚焦于《广记》中标注为直接选录自《搜神记》的篇目，分析《广记》对《搜神记》中篇目的筛选，从一定程度上印证熊明提出的观点并得到对《太平广记》选篇原则的更深认识。

二. 研究方法与统计结果

由于《广记》对原文出处的标注十分详尽，故而可以较为方便地直接从《广记》中筛选得到直接选录自《搜神记》的篇目。经统计《广记》中共有 75 篇被标注为直接选录自《搜神记》，这 75 篇中有 52 篇可以在现 20 卷版本《搜神记》中找到对应的原文，大致信息如下：

表 1 《太平广记》与《搜神记》对应篇目统计

《广记》题目	《搜神记》题目	卷数	《广记》题目	《搜神记》题目	卷数
营陵人	营陵道人令见死人	卷二	张遗	张辽除树怪	卷十八
郭璞	郭璞筮病	卷三	陆敬叔	陆敬叔烹彭侯	卷十八
臧仲英	臧仲英遇怪	卷三	陈羨	山魅阿紫	卷十八
张璞	张璞投女	卷四	丁初	苍獭化妇	卷十八
胡母班	胡母班致书	卷四	张宽	张宽斗蛇翁	卷十九
黄石公	黄石公祠	卷四	魏舒	司徒府大蛇	卷十九
戴氏女	戴侯祠	卷四	子路	孔子论五酉	卷十九
王祐	王祐与赵公明府参佐	卷五	张福	张福遇鼯妇	卷十九
蒋虫	蒋子文成神	卷五	谢非	谢非除庙妖	卷十九
张氏	张氏传钩	卷九	豫章民婢	鼠妇迎丧	卷十九
东方朔	东方朔消息	卷十一	陈甲	华亭大蛇	卷二十
零陵太守女	饮水生儿	卷十一	建业妇人	建业妇人	卷二十
荥阳廖氏	荥阳蛇蛊	卷十二	隋侯	隋侯珠	卷二十
怀瑶	地中犀犬	卷十二	庞企	蝼蛄神	卷二十

杨道和	霹雳落地	卷十二	张骅	牛能言	卷七
窦武	窦氏蛇	卷十四	白水素女	-	-
新喻男子	羽衣女	卷十四	广州人	-	-
马势妇	马势妇	卷十五	徐祖	-	-
杜锡家婢	杜锡婢	卷十五	宗叔林	-	-
河间女子	河间女	卷十五	徐祖	-	-
颜畿	颜畿	卷十五	戴文湛	-	-
贾偶	贾偶	卷十五	竺昙遂	-	-
诸仲务	产亡点面	卷十六	申翼之	-	-
卢充	卢充幽婚	卷十六	无名夫妇	-	-
文颖	文颖移棺	卷十六	翟宣	-	-
秦巨伯	秦巨伯斗鬼	卷十六	王基	-	-
新蔡王昭平	弓弩射鬼	卷十六	公孙渊	-	-
施续门生	黑衣白袷鬼	卷十六	天台二女	-	-
度朔君	度朔君	卷十七	王献	-	-
陈臣	筋竹长人	卷十七	富阳王氏	-	-
范丹	贞节先生范丹	卷十七	湘穴	-	-
费季	费季居楚	卷十七	王伯阳	-	-
倪彦思	倪彦思家狸怪	卷十七	聂友	-	-
东莱陈氏	釜中白头公	卷十七	陈斐	-	-
顿丘人	顿丘魅物	卷十七	夏侯藻	-	-
虞定国	鬼扮虞定国	卷十七	章苟	-	-
朱诞给使	朱诞给使射鸣蝉	卷十七	葛辉夫	-	-
李宪	树神黄祖	卷十八			

《广记》中标注收录自《搜神记》但是从《搜神记》中找不到对应原文的篇目有 23 篇，这些篇目可能属于《搜神记》在流传过程中散失的部分。

三. 筛选结果分析

由上面统计出的被收录篇目在《搜神记》和《广记》中题目的对比，可以发现《搜神记》的题目重点在于描述故事的主要情节，若是介绍某人物的生平才用其人物名作为题目，但

《广记》中对应篇目的题目则全部被替换为核心人物名，这和熊明此前的研究是吻合的，体现出《广记》选篇时以人物为核心的特点。

然而除了题目的统一替换具有共性外，上面统计出的被《广记》收录的《搜神记》篇目所属的类别繁杂，很难找出更多的共性，因此单单通过对这些被选录篇目的分析难以进一步得出关于选篇原则的结论。但是将《搜神记》中被收录的篇目剔除后，分析发现未被收录的篇目往往具有较为鲜明的共性，所以下面针对这些未被收录的篇目进行分析。

当今 20 卷版本《搜神记》共 454 篇，除去被标注为直接收录自《搜神记》的 52 篇，共有 402 篇未被直接收录。

实际上这 402 个篇目中有不少篇目的故事是包含在《广记》中的，但是没有被标注为选录自《搜神记》，而是被标注为选录自其它书目，考虑到《广记》所引书目不少都是志怪小说合集，其中往往存在对前人作品的收录的交集，也就是两本或者多本引用书目中都包含同一故事，《广记》则会挑选其中一篇作为引用来源，这或许从侧面说明了《广记》编纂过程中对多本书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并且具有一套有效的查重机制，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同一故事被多次收录的现象，那么《广记》是以怎样的原则来自多本不同书目的相同故事中选择收录哪一篇呢？通过对比发现，《广记》或许更倾向于选择记载更为详尽的版本，比如《搜神记》中《淮南八老人》篇目以较短的篇幅记载了能够返老还童的淮南八公前来拜访淮南王的故事，没有被直接收录到《广记》中，将其替代的是与《搜神记》编纂于同一时期的《神仙传》中关于淮南王刘安的大篇幅记载，不仅包含了刘安的生平介绍还包含淮南八公来拜访的桥段，且详细展开描写了淮南八公的各自本领，《广记》中的《刘根》也是类似的情况，被收录的仍然是《神仙传》中记载较为详尽的版本。然而还有一些篇目《广记》中收录的版本和《搜神记》中版本基本一致，不存在谁更详尽的问题，此时《广记》会以怎样的原则从两篇相同的故事中选择收录来源呢？一个比较常见的猜想是，或许更早成书的作品中的原文会被收录，但实际上《广记》似乎没有这样的原则，比如《天竺胡人》这一篇在《搜神记》中有完全相同的原文，却被标注收录自成书于唐代的《法苑珠林》，说明《广记》更重视搜集而非溯源，这样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搜集篇目时不必要的投入。

除去上面那些被间接受录的文章，余下的基本可以确定为完全被舍弃的篇目，从这些篇目中可以发现有一些未收录篇目，比如卷一的一部分篇目以及卷十四的部分篇目，在故事发生时间上具有鲜明的共通点：均发生于汉朝之前，即上古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时期。其中十分有名但未被收录的篇目有《神农鞭百草》、《嫦娥奔月》，此外还有诸如《搜神记》第一卷中《雨师赤松子》、《赤将子輦》、《宁封子自焚》、《偃佺采药》等篇目基本都是

这种情况。这说明《广记》作者们在编纂时在有意地根据小说故事发生时间进行筛选，基本剔除了所有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为汉朝以前的篇目，而故事发生时间基本对应于该篇目的产生时期，这和学界的普遍认知相吻合，正如汪绍楹《太平广记》“点校说明”所言^①，《太平广记》“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所以《太平广记》实质上是一部主要收录汉唐小说的小说总集。

此外，还有一些未选录的篇目，如《搜神记》中卷六、卷七的大部分篇目，在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共性——描述暴乱、反叛、王朝灭亡的征兆。《搜神记》中卷七中的篇目基本就是这些内容，如《开石文字》中一块石头暗示了三国时魏晋更替的预兆，《西晋祸征》中描述了晋朝内乱亡国的征兆，《太康二龙》中描写了有两只龙相互争斗预示着胡人自立为皇帝的故事，《两足虎》记叙着一些特殊野兽的出现是王室混乱的征兆等等。这些篇目未被收录的原因或许有二，其一，《广记》作为宋太宗亲自下诏命令编纂的类书，是统治者宣传的有力工具，袁文春在《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②中细致论证了《太平广记》所发挥的皇权宣传作用，从《广记》的目录中类别设置可看出佛道部分占比甚大，经统计所有宗教类目的卷数占全书卷数的56%，若加上物类的精怪信仰，则该比例可进一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一方面是佛道本身的教义劝人从善，利于稳固统治，另一方面则是佛道的神秘色彩为王朝合法性提供了论证，如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块木牌上的谶语“点检作天子”为自己对后周的背叛提供了神秘的支持，仿佛王朝的更替是已有预兆的必然，而宋太宗则利用道士张守真的“宋朝第二主”的预言为自己“烛影斧声”的篡位之举神圣化，不难发现，宋统治者深知富有神秘色彩的所谓征兆的宣传在民间是颇有市场的，且会有意识地使用这一工具为自己皇权的取得提供辩护，宋太宗自然不希望如此有力的武器指向自己，故而让《广记》编纂者将有关王朝灭亡、篡位等不利于当下皇权维持并且可能有损自身形象的消极征兆故事删减掉是合情合理的。《广记》中有一个类别为皇帝休征，是关于皇帝的征兆，几乎全部都是以吉兆的口吻来描写皇位的获得，这也和上述背景相吻合。原因其二，正如熊明的研究结论一样，这些征兆故事中很多都缺乏核心人物，仅仅是描述现象，所以没有被收录，如《狗与彘交》一文没有人物，仅描述了猪狗交配这一征兆现象及其内涵，《天雨草》写了天上像下雨一样下雨的现象和征兆含义，也没有具体人物的出现，与之相反的是，《搜神记》卷七中的《牛能言》描写了牛说话昭示着造反的出现，情节出现了反叛的内容，但还是被选为《广记》中

① 熊明：《〈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7期。

② 袁文春：《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8期。

的《张骞》一文，或许就和这篇征兆具有核心人物和围绕其展开的情节有关，另外其情节中牛说话的征兆虽然预言了主人公的造反，但是造反最终失败了，主人公也被株连九族，所以可能也起到了警示世人不要造反的宣传作用，没有被编纂者刻意排除。

还有一些篇目没有被选录，可能完全是由于其缺乏故事性、惊奇性，这也和熊明的结论相合。如《搜神记》中的《贾佩兰说宫内事》仅仅是以一个名叫贾佩兰的宫女的视角来描写她在宫内生活、过节的欢乐情景，完全没有故事的起承转合，所叙述的宫内事也无非是歌舞、下棋和享用节日美食，实在无让人赞叹之物，或许因此而没有被收录，另一篇未被收录的《快犬救主》则更加贴近生活，记叙了一只狗勇斗毒蛇并四处嚎叫引来众人救助昏迷的主人的故事，虽然有情节，但也是无惊奇可言。

由上面的一些举例分析，不难发现熊明总结出的选篇原则，即故事完整性、惊奇性以及以人物为核心，在《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中基本得以充分体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原则？据凌郁之《〈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①一文的研究，他认为作为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同时期编纂的大型类书，《广记》和二者的修撰目的和采集对象各有不同，《太平御览》的目标为“故事”，《文苑英华》的目标为“文章”，而《广记》的纂集目标为“小说”，对《广记》的编纂过程是对“宋人关于小说认识的一次全面检验和实践”，正是由于编纂者们有了关于“小说”的共同认知，所以才能在搜集选录时心照不宣，最后得到这样一部小说总集而非“体例驳杂之书”。要理清清楚所谓“小说”的概念，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将其和“故事”区别开来，故事的重心在于描述情节，也就是叙事，然而小说的重心在于塑造人物，通过叙述情节以及交代环境来反映社会生活，小说需要有完整的故事叙述，也要有惊奇的桥段抓住读者，最重要的也就是核心人物的刻画，也就是说《广记》的部分选篇倾向是和其搜集“小说”的目的相吻合的。

四. 结语

本文聚焦于《太平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统计了《太平广记》中直接标注为收录自《搜神记》的篇目共 75 篇，对这些被收录的篇目的题目变更进行了简要分析，随后着重探讨《搜神记》中未被收录的篇目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以一个更为具体的视角推断出了《太平广记》的一些选篇原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 注重搜集而非溯源，尽可能保障收录小说内容的全面详尽。当遇到多本参考书目中有类似的篇目，则取其中较为完整详尽的版本收录，如果多本书中有完全相同的篇

^① 凌郁之：《〈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目，则并不需要选出其中成书时间最早的版本，往往是任取其中一个版本收录，存在某种有效的查重机制，避免文章的重复收录。

- 对小说设定故事发生时间有筛选，汉朝以前的篇目基本都不收录。可能是出于编纂难度以及整理价值的考虑，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的大部分篇目，即使是非常有名的神话故事也被舍弃，也可能是编纂者认为“小说”的特征到汉朝才基本形成。
- 描写暴乱、反叛、王朝灭亡的征兆的篇目一般不会被收录。编纂《太平广记》时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是新朝代的开端，而《太平广记》本身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担任着教化的作用，统治者可能不希望关于皇权更迭的一些负面征兆、思想在民间传播，这样不利于统治稳固。
- 缺乏故事性、惊奇性或者核心人物缺失的篇目往往都不收录。《太平广记》的纂集目标为“小说”，假如故事性、惊奇性不佳则作为小说很难吸引读者且很难塑造人物形象，不是一篇好小说，而缺乏核心人物则完成无法称之为小说。

通过以上的研究过程，利用《搜神记》中具体篇目的收录与否与其特征的关联分析，以更为具体的例子印证了熊明此前的研究结论，即《太平广记》选篇注重故事完整性、惊奇性并以人物为中心，而这三个原则实际上和《太平广记》本身致力于搜集“小说”的编纂重点密不可分，除了印证此前已有的研究结论，本文还补充了更多较为可靠的选篇原则，为未来进一步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参考。